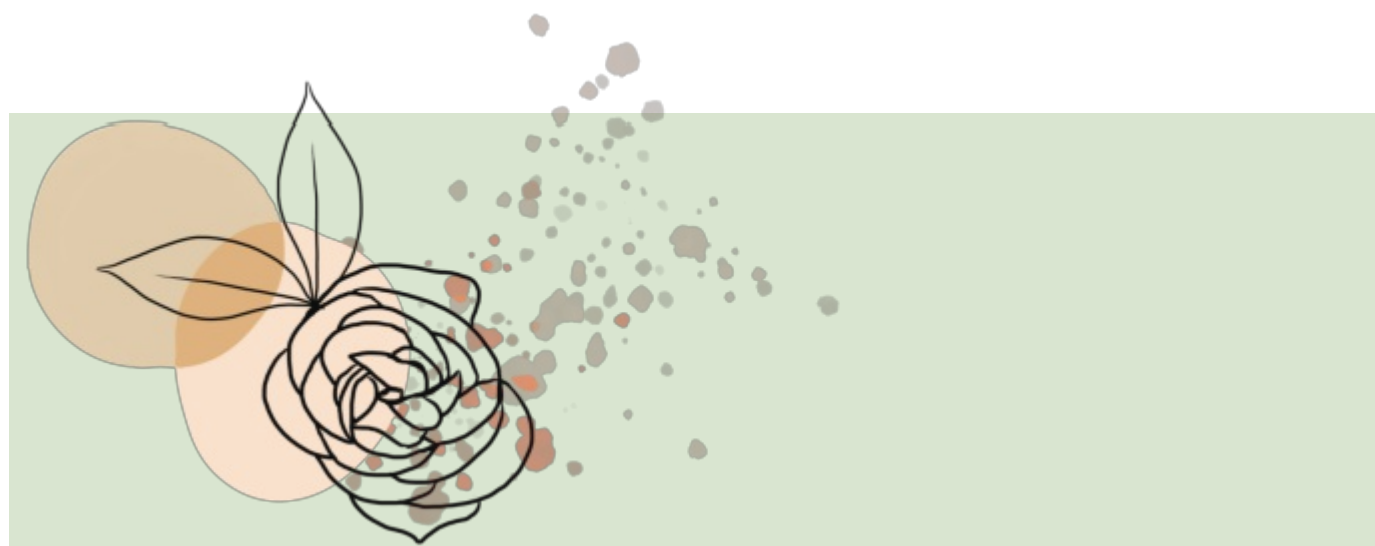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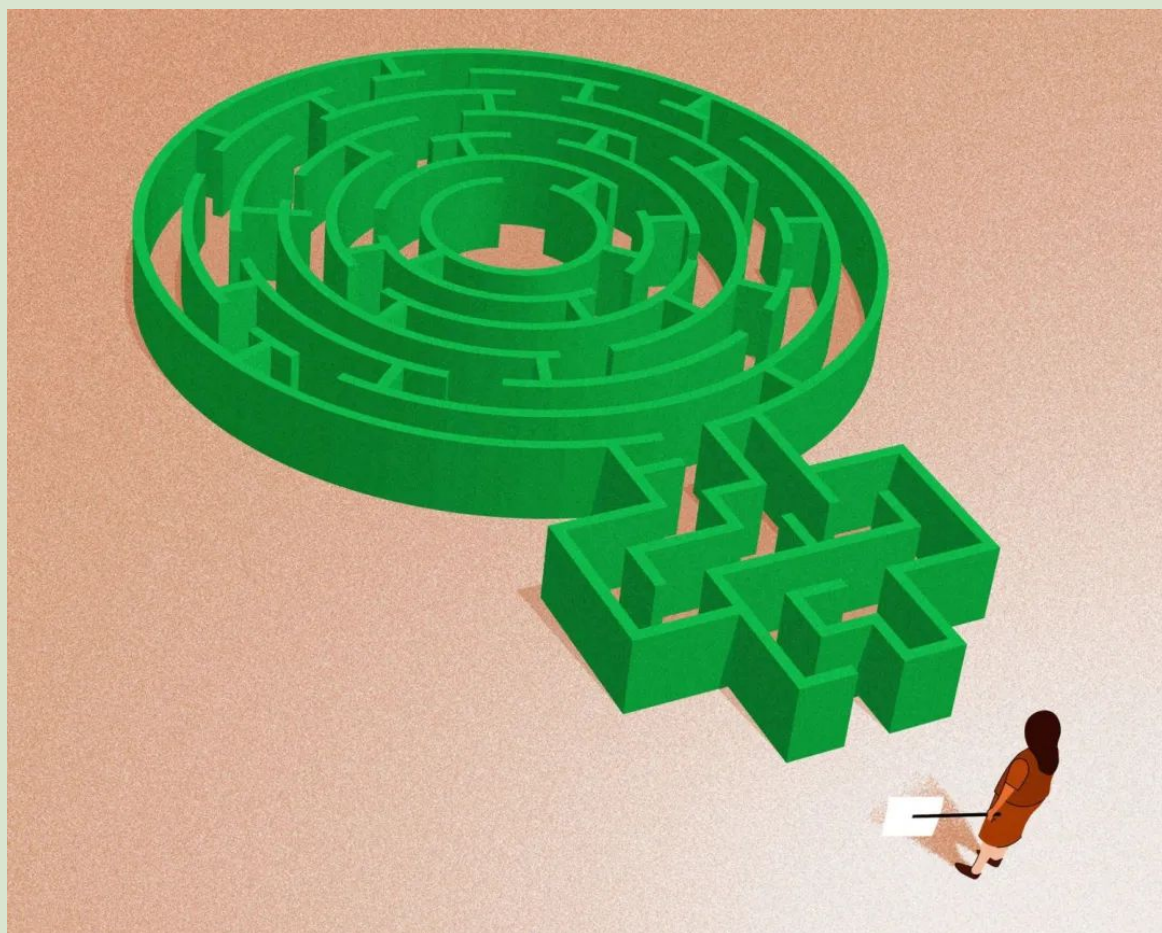


## 观点 | 在女性内部兜兜转转的概念：“子宫道德”的争议与乏力

原创 性平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1-03-15



在性别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中，“子宫道德”一词是以一种强势而果决的面貌出现的。“子宫道德”的拥护者不容置疑地将自己视为激进女权主义者，也即真正斩断束缚女性锁链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子宫道德”将带领女性走向自主与自由。但与此同时，反对“子宫道德”的声浪也在聚集，反对者认为这一说法只是对原有的对女性的禁锢的一种变体。有关“子宫道德”的争论不断地扩大，在简体中文网络世界中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群体内形成了巨大而繁杂的裂痕。



从“子宫道德”的主要表意来看，这一说法指向的是女性对男性的选择。在有关“子宫道德”的讨论中，“劣精”一词的出现频率极高。“劣精”即“劣质精子”，用于指代不仅是基因上、也是文化和社会性上条件不够优越的男性，既包括健康与外貌，更包括经济能力、文化程度、人格水准等等。倡导“子宫道德”的人们认为，女性应该通过自由决定如何使用子宫的自主选择权去规避“劣精”，即规避与各方面条件不够优越的男性结合，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下一代负责。



而“劣”这个字眼一出，就必然存在“优”与其相对照——规避“劣精”，其实暗示着选择“优精”。那么“优精”要如何判断和定义？通过与“劣精”相对照的方式，我们似乎可以大致总结出例如健康、外貌养眼、经济条件优越、文化水平高、人格健全等打分项，“子宫道德”告诉我们，当这些条件在一个男性身上出现，女性、或者说女性的子宫，就可以安心地与它们结合，从而成功实践“子宫道德”。然而，当脱离数值化的生理基因与社会基因的理论上的评判逻辑，来到现实生活中，一个女性在与一个男性结合后生活是否幸福，是远远比打分复杂千万倍的事情。将“劣”逐出是容易的，而择出真正的“优”则千头万绪难以整理。

困于这千头万绪之中，最终我们发现，**问题似乎已经逐渐远离了性别，而来到了孰优孰劣的判断与筛选上。**我们不再讨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不再讨论社会种种维度、种种空间中女性受到的压迫，不再讨论许多女性为何会如此轻易地陷入不幸的生活，而是把问题转化并简化成了评价男人，唾弃“劣男”，奔向“优男”。在这种话语中，似乎当“劣男”消失，或者女性都远离“劣男”，只与“优男”共处，性别不平等与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就会消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一些“子宫道德”的维护者指出，这里的“道德”一词是反讽式的，或是一种策略性的用法，是为了让这一说法更有力量，真正强硬的不是道德规训而是子宫自主，但这种逻辑依然是个人道德式的，即便并非意在用道德规训女性，也指向的是男性个体道德的缺失。然而**男权社会巨大的压迫性并不在于部分男性个体的缺陷，而在于男性性别作为整体的特性性、优先性。**



可以说，“子宫道德”的倡导是对父权制度与父权社会的简单化。正如择“优”的困难所体现出的，父权社会使女性陷入困境、得不到应得的生活的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其多重性和隐蔽性使陷阱和阻碍无处不在。“子宫道德”的教导好像简单易行，想象以这样一个词敲醒众多女性，在思想理念上得知自己拥有选择权，就能纷纷通过选择走向美好人生之路。但认为女性的被压迫是由于“民智未开”实际上是简单而傲慢的想象。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不想做选择，而是不能做选择；不是由于不知道可以做选择所以不做选择，而是因为做选择时受到重重阻碍而逐渐麻木了做选择的心。做选择，也需要条件和资本。旁人看来不幸的道路，或许是一位女性在曾经的处境中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并且，在简单化父权制度的同时，乍看宣扬女性自主性的“子宫道德”也将皮球踢给了女性自身。“你可以做选择”的观点在强势的话语中延续其逻辑，告诉女性“要做出好的选择”、“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承担选择的结果。选择变成了责任。个体道德规训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身上。

这时我们发现，“子宫道德”内涵的思维路径像此前的许多讨论和观点一样，是一个闭环，从女性的诉求出发，却又返回到女性身上寻求解决方法，最终要求的还是一个个女性个体的努力。然而问题不出在女性身上，而出在男权的社会身上。“子宫道德”的说法在女性和女权主义者中引起纷争、触发讨论，男性却仿佛处在这场讨论之外，因为他们既没有子宫，也不需考虑与子宫相关的道德，这一讨论似乎与他们无关，男权社会更是对此淡漠无感。当我们想要真正改变女性的处境，我们必须伸手触及女性群体之外，要向男权社会提出要求。仅仅执着于“唤醒”女性，我们会发现仍然在生活中处处碰壁，“醒来”的人们仍然陷于无力之中，更不用说女性需要的不是被一些人唤醒，而是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条件进行自由选择的社会环境。







事实上，“子宫道德”对于“选择”的强调和最终对孰优孰劣问题的指向是一脉相承的。当人们把问题转化为在**人中做选择**，其理念就已经从“平等”这一思想背离。**而对“平等”的追求是女权主义真正的内核和力量。**“子宫道德”的倡议者对男性的筛选标准从看似合理实则隐藏歧视的基因健康到社会歧视性显著的经济条件甚至外貌，这些被作为选择标准的保守化的歧视在现实中也正压迫着大量的女性。在看似激进的外表下，“子宫道德”实际上巩固着当前压迫性社会对人的分类、评级与规训，这些碾压着每一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或许“子宫道德”指向的“理想社会”，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以精英为理念、以进化为目标的社会



随着有关“子宫道德”的争议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参与，讨论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人们反复地从语词的角度为这个词赋予自己的解读，或是反对，或是为其正名，许多讨论陷入某种辩论术的漩涡。要摆脱无意义的内斗与无进展的争论，我们应该记住，作为女权主义者，要朝向的、要抨击的是整体的男权社会；还应该记住，追求性别平等的抗争最不能放下的是人类社会平等的理想，因为女权主义追求的不是权力翻转，而是人的解放——更不必说，稍有不慎，我们也会跌入巩固权力禁锢的陷阱，而离自由越来越远。



——THE END——

文|啊咧

排版|旭旭子